



管子全書

重訂

廿二之廿四終

服部文庫
117
350
13



17
350
13

管子卷第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

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

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乃幣之所

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

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

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

張榜評攷據
地數固用詳
縷述古



管子卷第二十三

姚樞評陶天下及列堯語
初異
堯一堯一
揚慎評丹沙黃金一段如雲珠玉滋此亦文之見祭者也

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闢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堯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

葉水心評金從水出以制用

沈鼎新評天地財利善用之便不竭

心字通銚音住通雅也

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鏡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
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銚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銚金上

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滂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

柯潛評金玉等物非先王不能制

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朱養純評守財能因全在理號令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役而競取粟。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

一本聚也 下有子外反字

孔穎達評亦是一意

鼓十二解春通聞散巨橋矣不聞以市緡帛衡黃金也百鼓之粟不行聖王為術愚民而漁之乎其不然與言利挾數之家自為說民舉所最粟舉盡也以避可如之何重言以誣聖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緡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

劉濶評食鹽數纖悉不爽

張嶠評行權以宜民民不知

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涕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墻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買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涕水以

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春通主母聚備煮鹽先

權也。法術之家必矯于權。附于正以行其私。崇以私禁。民起爭之矣。管氏內政寄軍。本陰術也。故後人以其陰託之。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曾子評善用本自富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循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今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

朱長春評散
散敘次文議
俱有可觀
而奇簡而辨
周禮之下大
戴之上

梅士享評聖
王鼓舞萬民
要在默運其
機易曰神而
化之使民宜
之以除害而
兼之得利故
財幣不屯于
上而猛獸已
除于下

郭正域評列
述數聖大會
骨氣通言

勢以監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秘鋒芒，不以示人。行機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玉，禹氏西北戎，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春通勝禽獸，虞名。玉之所出。人獵戶能勝執之者，下亦言猛獸勝於外，謂珠玉之外，兼用皮幣，故並舉之。仇與下親戚之仇應。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財物，隨山澤之人。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諸侯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

楊沈評皮裘
等用亦故然
之習

沈則新評用
原隨入非堯
舜必用數

皮。雙虎之皮，以為裘。春通有君右虎裘。公子虎裘。未聞裘何必言雙。旅幣有虎豹之皮，雙武之皮，其為庭實耶。委質，如委贄耶。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謂之幘。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春通古衣皮，庶人質裘。士大夫以上文裘。犬羊，賤。豹，狐羔虎，貴。物有定價，習有故。然玉珠之貴，千金亦數也。天之生物，數不齊。而謂堯舜用數乎。大誣聖矣。物異而少，必貴。多而常，必賤。貴者領賤，賤者從貴。物本然，用隨於人亦然。以珠玉皮幣，貴為輕重數也。則五穀米麻之於麥菽，亦聖人數乎哉。

李泌評以數
制二五則財
用不盡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
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
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
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
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
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
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
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春
凡天產陽地產陰為二金木水火土為五七者人之
取財用盡矣故曰二五童山竭澤上無以制之

朱養和評守
口耳目便新

不足以其故以
數制謂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
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
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父故無
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
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
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
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

何俊良評封君之臣可

郭正域評因兵奪農而賈人得利非焚也

管子卷之二十三
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饑。厭春通讐厭售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

管子卷之二十三
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筭焉。春通漢吳筭反無乘於兵加之數也。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春通操本操始。上專守利之本始。則未流之。其在塗者。藉之於衢塞。春通在塗衢塞後之關權本。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貨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塗。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

李泌評上操本始利始有所歸

管子

卷之二十三

八

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按別本二十作世字。下故此春通左右即陰陽。

即貴賤之數持其輕而以重相因。則利常倍。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孫臏評調用
衛賞法極周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減羨。以備賞。春通輕重五穀以調用。則買不得市三分之間。積餘減羨以備賞。則天下不得重封。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

沈氏新評奪
富子會故能

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
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
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
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
權則勢重，治道則勢贏。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
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
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
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

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周元會評人
與矣食何回
去
黃震評守平
盧輿禍居句
韜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
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
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
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
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
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磻，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
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

管子 卷二十三
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禹氏
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
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
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管子
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
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鑪，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
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
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禹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

孔穎達評金
從穀幣為高
下則用利

揚悅評金權
馬制揆度最
當

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
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
下上之用。春通輕重黃金。上比下，比以利用。珠玉
恒重，刀布恒輕。唯金居中，從穀幣高下。百
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
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
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分
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春通高下中幣。金
之制，此亦所
云揆度。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
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

張榜評百乘
千乘萬乘立
市處確然

管子
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
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
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
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
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
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
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
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

趙用賢評惠
為用采萬民
皆用力趨時

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
上必賜之。四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
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
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
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故百
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
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
饑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饑寒。凍餓必起於糞。

朱養和評先
王謹始正以
防飢寒

榘心漸
音衫莛也一本
卷首

姚樞評秀色
如沐

管子
卷二十三
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糴者賣其子三
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
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
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擲
民也輕重不調無糴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
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
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
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
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
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
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
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
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
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
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
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

朱長春評三
代尚忠實文
數殊用一如
此

劉總評輔已
一民安已各
有其法

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澤以子民曰童竭。君智不足，謂其無所操，重也。彼法中說如此。夏尚忠，乃不益利，閉智能，非以明民，是謂輔已。商尚質，乃無牢不利器，反淫於無樸，以壹民心。周尚文，故官能備物，以入御人，偃武右文，以為固而安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

張嶼評五家之法，非後世專利之弊。
一本施心，弛弛上有殺字五穀下又，有之所生也，此十九字一本卷首。

沈與新評好
議政變是其
輕重處

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為民僥。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贏。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春通固山澤而童竭之利筦于上矣。械器益利而搏流守其重矣。出金通幣利布于泉矣。菹丘駢牢畜蕃于澤矣。借五家以行已輕重。五家本法不如是也。故聖之所設盜之所藉無在乎絕聖棄智蓋塞源之說哉。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春評好譏者嚴

察於下。亟變者。權術于上。譏而用變。變以乘譏。此所謂輕重哉。貨殖化居之牟利。無出於此。然有不亂。有不變。猶有持之者。固猶勝。桑劉之狗利乎。要于不言遠矣。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諛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春通天下有暴君。聖王之藉非術。鉤之勢致流然。夫

諫一奉
比諫

梅士亨評伊尹必不以薄女之文繡纂組得粟百而

奪之流此好事之証然自可為君縱樂者之戒

程敏政評來財致民創議遂演

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竅。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春通長假。補助之謂。謂長度。漏澤之謂。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管子

卷二十三

十五

梅士享評湯
必不陰事女
華曲逆以傾
桀此好事之
誣然自可為
君信璧寵之
戒
蘇軾評陰陽
語奇而詭

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杠，夏不束柎，以觀凍
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
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
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為是
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
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
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
此湯之陰謀也。

春評史以陰謀誣文王太公。管子書又以陰謀誣
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激以非聖而名法權數之

岳正評五戰
義整然

家有挾以誣聖。此戰國策士之藉口哉。亦其積心
然。七雄兵爭二百年無已。計唯陰謀一策。可定于
一。故王繚李斯之說行。而間金朝出。天下夕卷。此
為陰陽之議合。而成其為天子哉。三代以下。世運
固然。獨不可自行。而無
那重言誣先王也。過矣。

相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
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
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
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備處之國，饋食之都，
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

傳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為之奈何。續按如字。當作之字。言與死扶傷之

孤也。茶首。白首也。寶字。或是室字。言持戟死事之室。此三等人在所當恤。而欲予之財幣而給養之也。春

通傳戟。謂死事。寶。謂賞言白首之孤孫。仰死戰之賞。何以與之。管子對曰。吾國之豪

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

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

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

春通策。士但言富強。然必先富而後強。故輕重詳于足國。乃及足兵馬。故君請縞素而

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時蓄之家

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

沈鼎新評
非富不足則
輕重宜衡

朱養純評國
勢強于民心
信夫

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

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鉅之數。不得為侈矣。春通日

不左不右。故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金鉅無止。遠通不

不得侈矣。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

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齎而養之。

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不偷

而為用。與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

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

沈維垣評酸
然一語更奇

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春通此句言人力不可恃。舍牛馬之力無因而上。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

無所一不
此所無

曾彥評生不
若聚窳利之
原

王善本
此工

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桓公曰。弓弩多匡軫。苦禮切。礙也。者。而重藉於民。奉纒王。而使弓弩多匡軫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鴟鷂之舍近。鴟鷂鷂鮑。音保。之通遠。鴟鷂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弓弩無匡軫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鴟鷂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間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鴟鷂鷂鮑。彼十鈞之

楊慎評豔酸
則較至去骨
則狗來

弩不得棊墩不能自正故三月解甸而弓弩無匡較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

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我力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困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

郭正域評室
伐聚而俱不
相而藉見神
心未然

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歛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殺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梅子亭評前
云立祈祥以
固山澤正謂
此

朱長春評祭
之用魚幾何
而曰百倍異
日說夢耶兒
戲耶

朱長春評春
秋之時越荒
遠小疾耳曰
莫強是免穢
而露尾也

梅士亭評前
海王因人之
山海假之名

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

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還原

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

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

十九

有山海之國
此因國之無
水曲隱教之
為利涉之民
皆善相天下
之機而握握
天下之權
揚慎評水齊
者吝之于水

管子

卷二十三

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今日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

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

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

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

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備。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疋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鞮。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聞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疋有所備。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猶賦許令禁
一節亦不專
利之意

梅士享許若
國手奕棋局
局日新不必
一杆之為權
故于楚于燕
于齊無所不
可

管子

卷二十三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
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
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
中齊有蓄石也春通黃金中蓄石以上不操輕重而
重者輕也故曰不工不善使天下得
是倪而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
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
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
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
君伐菹薪草枯曰菹
采居反煮沸火為鹽正音積而積之桓公
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

喏不心諾

朱長春評當
時分國可用
羅鹽自罷封
建有行而無
羅然則下之
食鹽上之引

朱長春評當
時分國可用
羅鹽自罷封
建有行而無
羅然則下之
食鹽上之引

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
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
衆無得聚庸庸功也春通庸募役也與備同
謂趣民干農不得募聚以煮而煮鹽
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
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
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
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
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遠饋而
食圍圉與禦同用鹽獨甚桓
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
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

管子

卷二十三

二十一

鹽相減于古不知幾矣

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

楊悅評賈人乘弊是通病

李泌評謹守宜思

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筭曲之疆。若此，則絀絲之籍去分而歛矣。續按：謂蠶月君以游食筭曲之用，至蠶熟則去分絀絲以償昔日游財也。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

朱養純評一財耳為給為歛法亦便

葉心評守
波互用斯能
制輕重

管子 卷二十三
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芣。次日樹麻。次日絕菹。
次日大雨且至。越芸壅培。六時制之。春通本末之于
民務相乘。六時
制之。趨于農而輟于賈也。不至
之時用守。至用泄。則輕重在我。臣給至於國都善者
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
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
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
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
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燭

沈鼎新評易
夕具而一怒
獲利何極

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二升，則
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
家有正食；而盜食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
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
其則，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
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
民無以待之。走囚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
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
敗。

張榜評君不
得不求于民
奈何無止

春評孟子用一緩二之說。朝令夕具之衡也。正欲其薄。又欲其緩。後世催科急千場功。令穀入于市。賈之筭。半歲而彼收廢居什二三。農折入三四矣。朝令一怒之說。可為暴征。箴顧以反而用之。守重流則又賈而王也。可以恤其病。不可攘其利。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間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

張陳評諷然王模

孔穎達評此情問有軫恤深

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

至評可因
不因便非好
心

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筭者，春通穀金幣為三准，操輕重以流為同筭。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筭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也。

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朱養和評
賈果可慮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金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

郭正域評審
金粟輕重之
數可無憂用
矣

故善者重粟之買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
二十鍾者八萬金買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
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
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
於輕重之數然

姚樞評人皆
為利死

管子曰湏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笈桐鼓
從之與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績按用
言勇于取戰死而不顧者為有重祿而非大父母之
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于利也非大父母之
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于朝爵祿不隨

蘇軾評慕祿
賞則無遠險

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歿其列陳
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
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
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
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
莫之能圍

梅士享評非
貪四夷寶玩
也所以通其
貨于上國令
彼亦自珍其
貨之奇期于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
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
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毳他卧切
落毛也服而以為幣

管子

卷二十三

二十六

必達且得以歸途之便載吾國之贏亦招遠一策也雖然使管子當武王之時承大子王季文王之緒德游洽于天下其招遠又不止此

朱長春評崑崙去中國甚遠漢窮河源猶非真崑崙也止曰八千里意西蕃別

乎。禹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
璆琳瑯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
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
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
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
者。白辟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
辟千金者。璆琳瑯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
得而朝也。故物無立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
不得而朝矣。春演珠象文皮。白璧琳瑯。彼以為產。我以為幣。則四國之產皆爭鬻其寶。以為

有名國如小西天之類耶

利。而我得因其利。以制其命。何也。彼不通于上國。則
壅利而無用。通之必于朝。用之至今中國四方之夷
屬職貢者。皆厚往而薄來。我不得其利。而彼得通其
利。故蕃夷珍貨。市于京師。為其以市而貢。而我因以
市為服也。此中國馭夷之大權也。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按

管子卷第二十三終

劉勰評色澤
娟好

朱長春評沛
金木于丘壤
東西南北于
朝夕都不相

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
 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
 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
 霸春通王德不至諸侯受其怨民以與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
 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
 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
 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
 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沛
 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沛水

沈鼎新評說
然國策之成鑿

柯潛評如列
海珍山寶

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
 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
 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稭之所
 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
 因吾國之幣然後戴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
 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
 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
 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崩山此皆距周

燕賦評織悉
畢燭

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
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
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鎌
一耨一椎一銓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
釭一鑽一鑿一錐奇休切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
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錡時楠切然後成為女請以令
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
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亾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

郭正域評量
重計贏數語
不減王者

朱養純評義
則饒淫則貧
可卜民與國

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
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
其三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
為上虜矣春通虜者奴使之也疾為上作是為上奴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壙諸侯畝鍾之國也
饋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壙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
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
河壙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國不得有
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春演沃土之民

孔穎達評輕重高下宜通

淫瘠土之民義。此言沃土之民貧瘠土之民饒。饒生於義。貧生於淫也。故關中三河畝收不及江南什七。而富什倍。秦趙之間萬金之家。布衣兩截。蔬食終歲。江南千金之享。溢於正矣。觀其所用。而民俗可知也。國富可知也。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鎔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鎔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

張嶠評歛強未則足府怨

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以君廢其所宜得而歛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春通五穀生之于下。金布筦之于上。操其筦以通其生。而輕重之故。予為奪。奪為予。是制其通以御其命。

湯沈評食為民天少則不能令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泉雨五尺。以喻人君惠澤及人之淺。不足以鼓舞其民。而取辱也。國之委積之食。亦若是。

之淺少者。國必不。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可以戰守而凶。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亾。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

朱養和評語
道上慘擊

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沈鼎新評
辟方都全在因天辨地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一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辨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

張榜評賞士
之術大有籠
駕

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笏易牙賓胥無
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
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
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
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
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
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
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
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

朱長春評報
德曰爭名此
素賞得要領
處

沈維垣評衆
心成城信然

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
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
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非之
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
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
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
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
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
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

管子

卷二十一

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
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
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
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葉水心評管子
曲防得體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
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
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
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
足矣

趙用賢評不
入公稅瘠弱
殊可危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
人不得籍斗升馬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垆壘不爲
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馬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
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馬春通
其一公族采地世祿不入于公稅也其二棄土不毛
不入於公稅也其三近郊村落自占土爲耕不入於
公稅也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
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
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
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
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

朱養純評置屯籍農亦一法

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十鍾之家不行

六斛四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

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困丘倫反皆見於上矣君

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

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

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日券

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

矣故九州無敵竟土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

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

梅士亭評有兵無兵粟藏

直類

兵則以賜貧賤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垆壘之

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

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

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

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

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

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

李泌評令農大勸事便是益

管子

卷之二十四

八

程敏政評城
藏正以益農

郭正域評持
籌確然

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春
藏即今俗所云露積也積之千野人將發使卿諸侯盜必城藏而後可如今露積之外有垣
 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春通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澄明也明穀則

何俊良評四
秋立論新篇
關池

習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纘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

曾彥評儘羅

管子曰唯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今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朱長春評按管子輕重十二篇本文盡矣雖偽猶有可觀所云甲乙十篇又後好事借名勦說而演之改頭換面附根生枝至賈賈之所不屑童兒之所不可欺如是能為國乎况于伯議既陋鄙文亦瑣屑修詞者取節猶可施之于行遠矣已附于書稍為訂次之甲尚未謬乙以下可廢

輕重丙第八十二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梅士享評此陰語也齊人以肥已管子必不爾姑取其朝天子耳

沈問新評借石壁以收財打天子以令八亦是詭處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

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

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

為壁刻石刻其齒石尺者萬泉八尺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瑱

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日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

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

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

不得以形弓石壁不以形弓石壁者形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

蓋不可獨言石壁兼以形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日諾號令

管子

卷二十四

十

楊慎評此龜
下之言奚奴
之所於謂也

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朱長春評桓公九合盛伯所少止一朝耳非春秋為案。石壁菁茅勉于王哉。伯鳥以命之。雖然此猶借朝以行寶者也。輕重家之託術。因而託言不自知免藏之露也。東周不王不貢。至求車求購求金而設一令。能使諸侯執弓璧。又能禁入馬。則何藉于桓之一匡耶。其從禪也。又其微也。石為壁。束百金。又近塵飯桂薪。

右石壁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

梅士亨評為
天子之養不

足以此號召
天下雖謫而
亦正矣

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楊慎評秦漢
之君因而求
之楊馬之文
謹而志之是
可發祭

朱養和評行
事終不越數
子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買稱貸家
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
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
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劬馳而北寧戚馳而東鮑
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
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
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
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
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

姚樞評臚列
利貧萌動如
指掌

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
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枿粟田獵而為食其
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
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寧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
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斲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
為食其稱貸之家下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
鍾其出之中鍾五金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劬
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泔為鹽梁
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

孫軾評之歸
到反號令

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
 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
 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存萌中一國
 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
 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
 以令賀獻者皆以鑿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
 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十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
 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
 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

宋長春評賈
主市也君令

朝實令市君
操一物出以
日中純萬錢
何市而信之
一枝一鼓以
決子息而焚
責券富將立
貧不徙則亂
耳

人有鑿枝蘭鼓其買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
 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
 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
 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
 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
 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
 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
 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廢乎君
 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沈維垣評因
之一字乃制
天下要樞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
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
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苳之於萊純
錙綱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
纂苳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准焉是自
萊失纂苳而反準於馬也春通純錙甚微耳而中十
金故纂苳空空則市難得
故以馬作見錢而易之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
是失此而反准馬也
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
謂豐稔

岳正評納東
賑而故準平

而足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
今齊西之粟金五鍾百泉則鑿二十也斗二勝八合
口鑿鳥侯反
泉錢也齊東之粟金十泉則鑿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
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
決其籍齊東出三金而決其籍然則金十之粟皆實
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子之陳
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君下令稅入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
東之人納三金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
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
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

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既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朱長春評四守皆民之必急。市買之必通。上守其謝。下何以禁其通。禁則旅絕。市擾民貧。國飢。

黃震評此假神以罔眾。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春評即墨之天師破燕。非以神威敵。以神安圍城之民。而壯之也。此龍鬪而朝八諸侯。何居。誰欺乎。謂人可愚。自愚也。況乎以愚愚。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

沈則新評託
利于天巧取
于人祇益其
仇耳

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救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齋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春評不以修德肆救。弭天之災。而乘天齋為利乎。民亦有心。何能矯誣。慢天。實人曰。唯財之以財。不可以守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

柯潛評形容
陽城大夫如
畫

朱長春評此
猶繆而近于
正黜一人而
國徧施

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食餘糝。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母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轉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梅士享評此亦詭計不可復也姑取其不忘戰士耳

孔穎達評術巧而曲

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

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

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

為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

貸之家旌表也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間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

師執折筮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

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賁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

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

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

周元會評動以父母獲其財貨謀甚深至

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

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

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

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

所書之債皆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

貨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

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

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

朱長春評人君將禁游俠以歸本業漢法刑三人飲而縱挾彈懷丸男女携水上乎相賣之買即賈貨賈何遽貧

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蠶虻巨雄翡翠小鳥皆歸之宐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讎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蠶虻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翠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春通市多屠酤水通于市則汁肥于水水之肥者鳥蟲所集也

茂苑豐水民所樂燕飲游嬉空市之民出治游則市之貿易者少買少則物賤物賤故賈貧民富

朱養純評去樹禁游關係極大

朱長春評上開游此禁游不計自矛盾乎游手游俠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履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纈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履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繅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

之民何渠必
樹下珠目而
望山童子塵
塗之戲耳

葉水心評壁
聘困京人爭
趨名矣

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春通其害去則其
利興無游民則無
曠土江南所多淫民無千金
之家游處多江山為之崇也
桓公曰糴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
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
新成困京者二家大困
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
石璧也聘
問也賜之以
璧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
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
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
名顯於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

何俊良評攻
核精

揚慎評國不
與實爭起第

姓也春通君禮于有功困京何功
于國而璧聘以名則爭效焉功立而名成下則
實其困京土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
為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
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
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
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
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泲龍夏其於齊國四
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墾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
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

曰君操賈趣則奈何

梅士卓評究物之始終而謹守重流視歲之高下而藏緇豫戒故曰左右之流君獨因之又曰物之賈吾已見之也

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春通三原從穀幣之准軌而通之布穀六畜即廢居之說從有餘不足調輕重而御之公曰何

張榜評三原術有方

按臣疑民字

沈鼎新評守物以御此爲精當

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有五
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糸未爲糸籍糸撫
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
撫之糸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春通
也經術之術市在焉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
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
有二十齊之故春通常布之急守布而籍麻卽上以織籍絲則麻輕而籍多五而十之其
賈倍及麻之織守麻而市布卽上籍絲撫織則布貴而賈高五而十之其賈倍又以重布而決諸侯之賈

故云二十齊即上再十倍其買之說也右高左輕右守左散始右守布既右麻籍高下徐疾之決也右左即輕重之變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文籍徵也

時之輔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

徐疾一可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

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

有乎貧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刑按

郭正城評窮源至貴論

是形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入求人則人重矣以數

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

而一則無貨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

朱養和評如此則鬼神不能竭其源

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蹇終身無

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

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可後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

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

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

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崧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

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

劉魏評輕重成至是頂門針

沈氏新評敷列數聖人之化似其花仙草

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鑿鑿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朋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敷斬羣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壘。繫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器。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

梅士亭評起周室之祀乃管子本意

朱長春評以下策可言不可行英之變只一局定之變只一姓百谷之王一水也何費乎徒多梅士亭評以後因魯梁萊

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九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干穀也。春通干即肝之穀兩畔爭食之比于隣蓬螿也。齒之有脣也。蓬古蜂字螿音尸亦反言曾梁一國常為齊患也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縶。從奚反縶之厚者謂之縶公服縶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

沈氏新評敷列數聖人之化似琪花仙草

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鑿鑿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朋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敷斬羣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鑿二十壘。鑿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器。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

梅士享評起周室之祀乃管子本意

朱長春評以下策可言不可行災之變只一局定變只一姓百谷之王一水也何貴乎徒多梅士享評以後困魯梁萊

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九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干穀也。春通干即肝肝之穀兩畔爭食之比于隣蓬螿也齒之有脣也。蓬古蜂字螿音尸亦反言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緜。徒奚反緜之厚者謂之緜公服緜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

昔楚代衡山
不過一術諸
國何若是愚
齊又何是術
之必行也計
淺而書偽不
足盡美

縹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
於此近其境也欲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買人
曰子為我致縹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
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
教其民為縹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
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繩縹而踵相隨繩縹謂連縹也
繩息列反車轂齧騎連伍而行齧齧也士角反言其
繩丘齧反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
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縹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

曾彥評到底
用此術

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及
也繼奇應聲之正春通應聲之正應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
賦正音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縹修農穀不可以三月
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齊糴十錢穀斗二十四
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饑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
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墻垣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
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浴
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澗澗澗也其年民被白

楊慎評清中
而濁布理致
密

張嶽評即前
去拊法

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墻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培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情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浴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朱長春評以
下多複言無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

當改頭換面
耳

藉戰評亦能
愚人

柯潛評與楚
以戰等事亦
塗美之戲

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

越用賢評此策最謬悠不欺三尺童子輕重篇中說多類此其為厲書無疑

周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

黃震評此術果能服楚楚言為實閉覺

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嘗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勿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芋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梅士享評載
金錢求白狐
皮依然故智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
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
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
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
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
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
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
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
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

沈鼎新評代
去其本又失
其地而齊寡
然得之謀何
慘也

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
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
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
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
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以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奈何管子
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
公而買之秦趙聞之春通春秋安有趙代戰國人之露肘也必與公爭
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

楊忱評械器
一術亦迂

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
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
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
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
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
隱勿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隱勿取之石五十。天下聞
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
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
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

朱養和評魯
削南齊削北
勢不得不歸
齊

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李泌評因心
理時終有歸
着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
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備矣。春通推曆時生

于。心。合。天。於。人。聖。人。因。心。而。理。時。人。相。乎。天。規。圓。為。天。矩。方。為。地。天。生。地。故。地。在。游。儀。之。中。衡。南。北。以。司。日。出。入。定。一。至。四。時。此。曆。時。之。由。生。也。度。地。有。步。候。天。有。畧。地。與。天。相。距。南。極。北。極。相。距。之。里。數。皆。從。矩。生。皆。包。渾。儀。之。中。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
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纁。青。指玉。總帶玉。監朝諸

朱養純評五
行四時俱從
月令而寓亦
授時重民之

遺意

按發
字下
脫號

何俊良評順
君時以惠民

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
 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春通
久也漢行刑亦盡冬月止教民樵室鑽鑿墼窳泄井所以壽民也
 耜耒耨懷銘銘又搵權渠繩絲所以御春夏之事也
 必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
 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
 三人者皆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
 遺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
 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姚樞評煦如
春日

岳正評于夏
禁傷夷正以
養物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
 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
 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
 之賊人春通四之日于耕
在此十日曰東作下作之地土作之天謂之
 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
 樹而主使之春通主使如後沒為
官奴與城且春之作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
 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
 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

大衍滅三大。春通大木大山大衍夏曰蕃秀禁傷其長養而國有害也天

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

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

族者入。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春通土母即后媪土神土

旺夏季社。夏至之祀也。記曰唯社出里國人畢作。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謹

也。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

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春通秋。祖

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春通國也五廟小功者小祖。春通

曾彥評麥祀
太宗黍太祖
各有所配

張榜評奇掘

朱養和評秋
至矣始順時
起事與前同
意

家也。三。無功者無祖。春通無人祭其先有田祭。無功

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春通沃飲之也

燕為沃。即飲酬之舉也。記曰君舉止于士。故無功者立侍而外觀有功之沃。祖者所以功

祭也。非所以威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

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

子祀於太宗。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

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埴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春通

主聲。故吹風動音。應兌之令。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

管子

卷第十四

二十七

周元會評靜
處義微

指賦評犯天
之隆語與極

祭月犧牲以粢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
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
者王王為句詁日馬牛羊有在野收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
黑而靜處春通已亥陰陽六純之月子午南北二陸
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日毋行大
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春通自冬至天子北出九
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日

沈鼎新評靜
以養動至空
德然

孔穎達評答
成畜衆

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春通木落而斷伐趣蒞人
薪藿葦足蓄積春通水落而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
易其所無謂之大通春通連下句三月之蓄凡在趣
耕而不耕民以不令春通游不芸之害也宜芸而不
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春通食不芸之害也宜穫而
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土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
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
也春演當藏不藏霧氣陽陽死生蟄鳴為其反于來
復之候貞元之道也此可以言養生矣故曰至道
之極昏張邦當弩鈹耨當劔戟獲渠當脅荊蒙笠當
昏默默

管子 卷二十四終
耘耨故耕械具戰械備矣

春通古人寓兵於農之法

朱長春評月令而外此中具四時五行最詳亦頗復出想襍撰諸游士之手各志所聞亦多有義皆小正支疏也然而古之敬授時以重民紀可見焉

輕重庚第八十六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共校

管子卷二十四終

重訂管子後序

右管子漢藝文志八十六篇隋唐經籍藝文志十九卷唐有尹知章註三十卷鄭樵通志十八卷漢劉向錄校又房玄齡註二十卷今所傳劉績補註二十四卷八十六篇內闕十篇者諸志是無所見因詳鄭志已闕一卷則已十篇亦已舊矣按漢志孝經十一家有弟子職一篇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蓋此篇當時已單行猶

管子
後序
戴記之於中庸也。先儒以為管子以功業著。恐未必著書。此說殆不免目睫之談。功業如周公。可莫以尚焉。易象與魯春秋。非公所著耶。何獨疑管子內業心術諸篇。亦疑似老莊其所見。竊漢志。儒家有內業十五篇。小說家有待詔。臣鏡心術二十五篇。意敷衍管子之言。所為其書。雖不傳。自是一家。且老自老。莊自莊。乃至釋氏之空。宗儒之理。趨向或不同。其本則一而已。

其理皆囿於此諸篇中。而周易已發其源。要之諸子書。莫古於管子。其間體裁不一。淄澠溷淆。一事疊見。蓋戰國以來。傳會增益者。頗夥。然玉石粲然。莫得而掩也。舊刻梅龍先生所校。戊申之災。三十三。七。今茲乙卯。書肆某等。謀補其闕。請余重訂。於是衍脫舛訛。舊本猶未及改者。彈釐正。以授之。仍題其後曰。甚矣人之莫知管子春秋已後。聖人之道。降為儒者之任。王霸之辨。奈

然。讜。起。學。者。憚。言。之。嗚。乎。管。子。而。猶。不。足。為。則。
為。湯。武。乎。亦。若。因。其。時。已。前。聖。後。聖。雖。其。揆。一。
何。必。寸。規。尺。畫。而。後。步。哉。孔。明。王。佐。才。也。猶。慕。
其。為。人。有。為。者。其。識。固。卓。矣。孟。氏。嘗。謂。王。不。待。
火。文。王。以。百。里。湯。以。七。十。里。滕。君。已。踐。其。言。已。
井。其。田。至。于。築。薛。而。後。其。伎。窮。矣。事。業。之。於。空。
論。蓋。有。間。矣。管。子。之。於。齊。定。兵。制。興。魚。鹽。下。令。
如。流。水。之。源。善。因。禍。而。為。福。轉。敗。以。為。功。故。其。

業。如。彼。其。乘。之。孔。子。許。管。仲。以。仁。而。顏。回。不。與。
焉。蓋。有。乎。取。爾。不。爾。則。桓。公。為。人。可。知。也。而。一。
時。諸。侯。靡。然。嚮。風。慕。義。巨。極。所。以。祗。不。左。言。不。
侏。侏。者。獨。執。力。哉。今。夫。曳。長。裾。鳴。佩。玉。以。赴。熱。
溺。之。危。毫。蘭。栗。雷。壑。刀。以。拯。鐵。索。之。急。雖。甚。愚。
人。知。其。勞。而。無。功。也。何。者。物。雖。誠。美。用。之。非。其。
時。也。宋。人。持。此。理。之。說。高。論。雅。步。欲。容。一。世。於。
規。矩。繩。墨。之。中。其。志。非。不。美。然。而。趙。鼎。之。南。九。

管子
後序
解土崩遂左其社矣。奔州常有慨于斯。抑亦為
當時發也。當時諸人談性說理。彬々乎若美然
而行。之非其時也。土木之難。詔鑄之弊。國脉既
絕。而莫之能振焉。其已也。閭賊解之前。清人斃
之後。亦遂左其社矣。而區々議者。猶曰。仲尼之
門。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不亦謬乎。唯為管
子所病者。其施設未免露蹊徑。是以後々倣襲
者。其弊或有過而不止者。所謂墀高一丈。墻打

八尺於管子何尤

寬政七年龍集乙卯十一月戊辰書於華陽之
居易齋

栲亭源之熙



